

历史

联共（布）中央与1937年全苏人口普查

张丹

【内容提要】1937年全国人口普查，是苏联人口普查史上一次独特的事件。普查前，联共（布）中央对人口形势已做出乐观预测。为实现理想目标，中央积极干预普查准备工作，最终，反映20世纪30年代人口态势真相的普查结果令联共（布）中央颜面扫地，于是，逮捕普查负责人、封存统计资料和责令重新普查就成为“忤逆中央心愿”的必然结果。为论证1937年普查数据失真而于1939年再次进行的普查，仍未达到中央的预期，却印证了1937年统计资料的真实性。

【关键词】联共（布）中央 普查负责人 人口普查

【中图分类号】K51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7）04-0025-0009

在苏联历史上，全国性人口普查共有七次，分别在1926、1937、1939、1959、1970、1979和1989年进行，其中1937年人口普查最为独特。其特别之处在于，普查结果甫一出炉就引发官方不悦，继而被责令重新普查，人口普查负责人也遭到逮捕和镇压。这次人口普查因何被推倒重来？普查负责人又为何遭到逮捕和镇压的厄运？

1937年人口普查资料被封存50余年，1990年以后才陆续公布。遗憾的是，国内学界多利用这次普查的信息开展人口学、社会学层面的探讨，而人口普查曲折的进程以及普查负责人的悲剧命运并未进入研究的视野。笔者在阅读史料时发现，联共（布）中央全程参与了此次人口普查工作，那么，联共（布）中央与1937年人口普查进程的曲折以及普查负责人命运的悲剧是否有关联？本文尝试运用苏联历史解密档案和1937年人口普查资料，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联共（布）中央对人口形势的愿景与实际反差

1926年12月，苏联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是1.47亿。从1926到1937年这11年间，苏联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喜忧参半的图景深刻影响着这一时期的人口状况。

11年间苏联社会的本质变化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确立并取得空前成就。国民经济恢复后，建立社会主义大工业提上日程。经过短短的两个五年计划，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强大的工业国，工业产值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速度。为了给工业化提供更多的原料和资金，苏联从1929年起在农村实施全盘集体化，到1937年底，农业生产关系的改造

【作者简介】张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副研究员。

已基本完成，集体化的农户占总农户数的 93%，集体化的耕地占总耕地面积的 99.1%^①。集体农庄的生产有组织地进行，农村形势趋于稳定，新型苏维埃商业也得到发展。至此，“社会主义体系已经在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中取得了完全胜利”^②。彼时的苏联，好似一轮冉冉升起的太阳温暖着世界。因 1929—1933 年的经济危机，西方国家普遍处于萧条之中，德意日走上法西斯道路，世界大战阴云密布。苏联的蒸蒸日上与资本主义世界的水深火热形成鲜明对比，前者为世人所艳羡。

在苏联官方看来，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为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奠定了基础。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面貌必将改观。因此，在 1937 年人口普查之前，报纸、小册子和杂志早已争相预言，在“我们美好的今天”，苏联人口在识字率、受教育水平、无神论信仰等方面都将取得“巨大进展”和“辉煌成就”^③。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绩的主要指标之一就是人口数量的增长。中央国民经济统计局以 1926 年的普查数据 1.47 亿为基础，对人口形势做出乐观预测：1929 年 1 月 1 日达到 1.543 亿，1931 年 1 月 1 日达到 1.605 亿，1933 年 1 月 1 日为 1.657 亿，1934 年 1 月 1 日—1.68 亿^④。从这组数据可知，按统计局估算，1926—1934 年苏联的人口是在持续增长的，八年间增加 2100 万，年均增长 260 余万。И.В. 斯大林也多次在讲话中高调宣传人口增长。1930 年 6 月 27 日，斯大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我国人口每年增加约 300 万人。”^⑤1934 年 1 月 26 日，斯大林在十七大报告中宣布：“苏联的人口由 1930 年末的 1.605 亿增加到 1933 年末的 1.68 亿。”^⑥1935 年 12 月 1 日，斯大林在表彰联合收割机手会议上发表讲话，“现在我们每年净增长人口约 300 万。这就是说每年我们要增加整整一个芬兰”^⑦。从这一系列讲话内容可知，斯大林对人口局势也持乐观态度。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使人民“生活得更好、更愉快了”，因此，人口将以年均 300 万的速度迅猛增长。在 1935 年的讲话中，斯大林将 300 万这个数字具象化为“增加整整一个芬兰”的人口，这更凸显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从此，人口年均递增 300 万，相当于一个芬兰，就成为苏联人口发展的规律被媒体广为传颂。

综上所述，在 1937 年人口普查之前，无论媒体、统计部门还是斯大林本人，对 11 年间的人口态势

均持正面看法。这种预判的产生是基于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知。随着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11 年间人口素质尤其是数量理应持续向好。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欣欣向荣的经济表象下蕴藏着巨大的人口损失。这主要是一系列社会因素造成的。在全盘集体化运动中，基于富农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理论^⑧，国家颁布消灭富农的政策，他们或被枪毙，或被驱逐，甚至被流放到北部和东北部荒无人烟的地带。许多富农在流放途中或流放地死亡。另外，全盘集体化运动还极大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加之 1931 年在五个产粮区发生旱灾，1932—1933 年，苏联又一次爆发大饥荒，丧失人口 700 多万^⑨。引发人口损耗的重要因素还有大清洗运动，它开始于 1934 年 12 月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被暗杀事件。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越前进，阶级斗争越尖锐。暗杀基洛夫是敌对分子在搞破坏。为消灭阶级敌人，苏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肃清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间谍分子的大检举、大揭发、大逮捕、大处决运动，该运动牵连人口在 500 万以上，其中 40 多万人被处决^⑩。除大饥荒，消灭富农和大清洗运动外，传染病的流行也致使人口减少。总之，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下半期，苏联因天灾人祸死亡人数总计 1100 万^⑪。由此可见，当时的人口局面并不是很乐观的，年均死亡 150 万左右。

综合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人口状况的图像可知，官方积极传扬的漂亮数据与现实之间有着不小的差距。对于这些人口灾祸联共（布）中央肯定不会毫不知情。但因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丁兴旺是展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层面，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央希望统计局上报的数据是真实的，更渴望人口

^①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99 页。

^② 同上，第 310 页。

^③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7 г. краткие итоги. М.: 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АН СССР, 1991. С. 5.

^④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А. Г. Волков.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в СССР. М., Наука. 1990. С. 198.

^⑤ 《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262 页。

^⑥ 《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298 页。

^⑦ 《斯大林全集》第十四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78 页。

^⑧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第 294 页。

^⑨ Жиромская В. Б. Основные тенденции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в XX веке. С. 77.

^⑩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第 321 页。

^⑪ Жиромская В. Б. Основные тенденции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в XX веке. С. 16.

灾难被掩盖。人口普查的预备工作就是这样饱含着中央的美好期冀和与实际呈现大反差的背景下开展的。

二、联共(布)中央对人口普查准备工作的干预

此次人口普查的筹备工作是应民意的强烈要求启动的。农民对全盘集体化运动的抵制导致粮食减产，城市在1929年开始实行食品配给制，这使地方政府迫切需要掌握辖区内人口数量和成分的数据、以便准确计算，合理分配食物。因1926年的统计数据已经过时，各地强烈呼唤中央迅速组织新一轮人口普查。对此，中央国民经济统计局很早就开始酝酿普查事宜。但从解密材料来看，与1926年中央统计局全权负责普查工作不同，为了确保本次普查向预想的方向发展，联共(布)中央也主动投入其中。它的加盟使科学的普查方案大为逊色。而为了弥补方案变动带来的损失，普查的组织者们也竭力采取了补救措施。

(一) 联共(布)中央钦定普查方案与专家遭排斥

作为全国人口普查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国民经济统计局于1932年3月15日颁布决议，宣布成立全苏人口普查程序和筹备计划的审议委员会^①，统计局局长B.B.奥辛斯基担任委员会主席^②。1933年2月8日，审议委员会公布了人口普查登记表草案。此后，该草案在经讨论无原则性改动的情况下，于1935年2月报送人民委员会审批^③。

为了研究这个草案，人民委员会在1935年9月16日的会议上特意组建了专门委员会。当时，该委员会的构成及工作情况均是保密的。苏联老统计学家B.H.马克西莫娃，与普查准备工作的负责人之一Л.C.布兰德很要好。据她回忆，Л.C.布兰德曾讲过有这样一个委员会，至于成员是谁，他开玩笑地回答“六张画像”，意指高层领导人，因为他们的画像通常被挂在办公室里。学者A.G.沃尔科夫依据解密档案还原了专门委员会的组成。其成员共计8位，包括人民委员会主席B.M.莫洛托夫、通讯人民委员Л.M.卡冈诺维奇、食品工业人民委员A.I.米高扬、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H.K.安季波夫、莫斯科苏维埃主席H.A.布尔加宁、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Э.I.克维林、中央

国民经济统计局局长И.A.克拉瓦利^④、中央国民经济统计局副局长A.C.波波夫^⑤。

由中央成立专门委员会来研究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问题，无论在国外还是俄罗斯人口普查史上都是无前例的，这反映出联共(布)中央对此次工作的高度重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委员会的成员中有6名是中央高官，И.A.克拉瓦利和A.C.波波夫虽有领导中央国民经济统计局的经验，但也不是职业人口学家^⑥，也就是说，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中没有一名是人口统计学专家。真正的专家、普查草案的设计者O.A.克维特金和Л.C.布兰德，虽也受邀参加专门委员会会议，但没有发言权^⑦。按照9月16日会议要求，该委员会需要在一个月内完成任务。可实际上，8名外行审议内行提交的草案竟耗时半年多时间，最终于1936年4月公布了新的普查日期，对普查程序、方法和内容也做出重大改动。

总之，在审定普查方案的过程中，8名非专业者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他们根本不允许专家发表见解，掌握决定权。

(二) 中央多次拖延普查时间，普查负责人执着提醒

1936年4月28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1937年全苏人口普查》的决议，宣布于1937年1月6日进行全苏人口普查^⑧。其实，这至少是中央第四次确定普查时间了。早在1931年12月11日，中央国民经济统计局就召开了专家会议，认为必须于1933年1—2月进行全国人口普查^⑨。中央国民经济统计局率先提议了普查时间。可是，联共(布)中央于1932年4月22日发布决议，规定在1933年12月进行普查^⑩。这样，普查时间由预计的1933年初延至1933年底。但随后，普查日期

^① Волков А. Г.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7 года: вымыслы и правда. http://www.demoscope.ru/weekly/knigi/polka/gold_fund08.html

^② Там же.

^③ Там же.

^④ 1935年8月B.B.奥辛斯基被解职，И.A.克拉瓦利接任局长。

^⑤ ЦГАНХ СССР.Ф.1562.Оп.1.Д.845.Л.87.См.: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А.Г.Волков.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в СССР.М., Наука.1990.С.171.

^⑥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А. Г. Волков.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в СССР. М., Наука. 1990. С. 171.

^⑦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7 года: общие итоги. М. :РОССПЭН, 2007. С. 21.

^⑧ Правда, 1937. 29 апреля. См.: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7 года: общие итоги. М. :РОССПЭН, 2007. С. 273.

^⑨ Волков А. Г.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7 года: вымыслы и правда.

^⑩ Там же.

又延续到 1935 年、1936 年，最终确定于 1937 年 1 月 6 日进行。最初计划的普查日期距离最终成行的时间，前后竟被拖延达四年之久。分析中央多次推迟普查时间的原因，主要在于论证人口递增规律正确性的普查时机尚未成熟。1932—1933 年正值大饥荒时期，饿殍无数。而后开始的大清洗运动，又带来人口折损。为了增加人口，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于 1936 年 6 月 27 日发布了关于“禁止堕胎”的决议，对违规实施堕胎的医生、逼迫孕妇堕胎者以及孕妇本人，均按违法处理，视情节轻重给予两年以下或至少三年的刑事处分^①。可见，中央延期普查是为了躲避这段人口低潮期，给人口恢复争取时间，以期在新一轮普查中收获理想的数据。

公布的档案中还有这样一则材料。1935 年 2 月 22 日，中央国民经济统计局局长 B.B. 奥辛斯基向苏联人民委员会递交了人口普查草案，恳请快速研究，因为“必须全力以赴准备人口普查”^②，但没有得到答复。4 月 4 日，B.B. 奥辛斯基又向 B.M. 莫洛托夫请求研究普查草案^③，仍没有下文。6 月 8 日，B.B. 奥辛斯基再次提醒 B.M. 莫洛托夫，必须研究在 1936 年进行人口普查的问题^④，这次终于有了回应。6 月 15 日，人民委员会做出决定，将于 1936 年 12 月进行全苏人口普查^⑤。不久，B.B. 奥辛斯基被解职^⑥。从这则材料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为了催促中央尽快进行人口普查，仅在 1935 年 2—6 月这五个月时间里，B.B. 奥辛斯基就三次进谏。实际上正是由于他的坚决要求，人民委员会才被迫确定了普查时间。为此，B.B. 奥辛斯基付出了被撤职的代价。

（三）中央变更普查程序和方法，组织者细致补充

按照 1936 年 4 月 28 日决议规定，1937 年人口普查的具体程序是：1 月 1 日至 5 日，普查员持人口普查登记表在负责地段入户问询并填写表格。1 月 6 日是正式普查日，从早 8 点到夜里 12 点，普查员再次入户，统计人口，检查并汇总此前填写的登记表，为因某种原因未填表的人补填登记表。1 月 7—11 日，普查员与核查员共同入户走访，复查统计数字及登记表信息的正确性^⑦。与 4 月 28 日决议同时下发的还有一个简略的《填表须知》，其中对属于登记范围的情形做了规定。第 1 条指出，本次普查应统计 1 月 6 日 5 时至夜里 12 时之间在

现场的所有人口。第 2 条第 2 款又提出：1937 年 1 月 6 日 5 时至夜里执行公务的人员，包括上夜班的工作人员，在岗位上或机关里值夜班的人员，铁路员工，以及 1937 年 1 月 5 日晚去赶集或者拉脚的人，这些人无论他们是否在家里过夜都要列入普查登记表^⑧。此外，《填表须知》要求以每一套住宅为单位登记人口^⑨。

由上述内容可知，此次普查需要经历预先填表、检查和复查三个流程。采用的方法是对现场人口和无论是否在场的两类特殊人口联合统计、以住宅为单位进行登记。这些规定部分借鉴了 1897 年的普查方案，但又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专门委员会给予每一道程序的完成时间极不宽裕，这为后续工作带来了不便。1897 年的普查时间前后合计 30—40 天。而 1937 年的普查期只给了 11 天，且没有考虑到城乡人口分布的差别，普查时间等同。特别是必须在 1 月 6 日，也就是正式普查日的一天中进行并完成计算人口和检查登记表的工作，而 1897 年是在几天中完成的。普查期压缩近 2/3—3/4 必然需要大大增加普查员和核查员的人数。而按照 4 月 28 日决议规定，挑选和确定普查员和核查员人选的时段是 8 月 1 日至 11 月 1 日，培训和指导这些人员的工作应该不晚于 12 月 15 日结束^⑩。这意味着要在四个半月的时间里完成选拔和培训上百万普查员的任务，如此繁重的工作量使准备工作变得极为紧张。

1897 年的普查对现场人口、常住人口以及登记人口进行了分类统计^⑪，多角度统计有利于数据之间互相比对和补充，益于综合结果的准确。1937 年普查将现场人口和两类特殊人口混合登记在一起，不要求进行常住人口登记，这种方法在俄罗斯

^① Пост. ЦИК и СНК СССР 27 июня 1936 г. (СЗ СССР 1936 г. № 34, ст. 309).<http://istmat.info/node/24072>

^② ЦГАНХ СССР.Ф.1562.Оп.1.Д.845.Л.23. См.: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А.Г.Волков.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в СССР. С.171.

^③ Там же.

^④ Там же.

^⑤ Там же.

^⑥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А.Г.Волков.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в СССР. С.171.

^⑦ Правда, 1937.29 апреля. См.: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7 года:общие итоги. С.273.

^⑧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7 года:общие итоги. С.276.

^⑨ Там же.

^⑩ Правда, 1937.29 апреля. См.: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7 года:общие итоги. М.:РОССПЭН, 2007.С.274.

^⑪ Воробьев Н.Я.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26 г.2-е издание. С.8-10.

人口普查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按住宅普查也是欠妥当的。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住房问题极其尖锐。绝大多数居民采取合住的方式，每个家庭只占据一套住宅的一个房间。以住宅为单位登记人口，就是将一套住宅中所有住户的信息登记在一起。这种登记法虽不会漏记人口，但不利于区别和了解每个家庭的情况。

面对专门委员会对普查程序和方法的变动，人口普查专家自然是不能推翻的，他们只能尽量弥补。针对根本不可能按期完成培训任务这一难题，为确保普查质量，中央国民经济统计局颁布了《致城市普查员的表格和参考资料》和《致农村普查员的表格和参考资料》两本小册子，内容包括填写人口普查登记表的范例，填写登记表的解释说明，讲述出于何种考虑进行某种填写，以及普查的一些辅助资料的范例。小册子里还列有《普查员工作守则》，对提前填写登记表的程序做出规定，讲述如何统计人口，怎样上交普查资料等细节。这些资料弥补了《填表须知》的许多不足。除为普查员准备了详尽的资料外，组织者也为核查员准备了类似的参考资料。考虑到这些资料未必能保证人手一册，组织者还特意在人口普查登记表的背面印制了简明扼要的《普查员细则》^①，方便其快速掌握工作要领。

针对《填表须知》仅涉及应该列入登记范畴的人口，《普查员工作守则》进行了填补。它在第11条第2款中指出：预先被填入登记表，但在1月6日5时至夜里12时离开或者死亡的人口，要剔除在外。但是，不要扣除《填表须知》第2条第2款规定的那些人。此外，“还不要减去1月6日5时起在另一个地方，但也属于同一个居民点过夜的人口”。《守则》补充强调了不能予以登记的情况，还添加了《须知》中遗漏的一类属于统计范围的人口。对待按住宅登记人口的方法，统计局虽无法改变，但在《守则》第8条中做出了这样的微调：如果几个家庭合住一套住房，首先将一个家庭成员的信息填入登记表，而后再登记下一个家庭的信息^②。组织者是在有意识地指导普查员按照家庭逐一登记信息，这对于了解每个家庭的情况大有裨益。

(四) 中央改动普查内容，人口普查专家弥补缺陷

关于1937年人口普查登记表主要公布了三份草表和一份定表。其中，草表1是由人口统计学专

家设计的方案，带有18个问题和33个子问题。定表只列有14个问题，没有子问题。这14个问题依次是：性别，年龄，民族，母语，宗教，婚否，国籍，是否识字，在初等、中等还是高等学校学习，在几年级学习，是否已经在中等或高等学校毕业，目前就业类别，工作地点，属于哪个社会集团^③。许多解密档案证实，除专门委员会外，斯大林本人也主动参与甚至亲自将登记表修订成自己擅长的简洁风格^④。

定表突出政治性。草表1中有两个问题在定表中发生了变化。一个是“民族”问题，草表1要求填写“族裔民族”，意在突出所属民族的文化属性，定表改为填写“国家民族”，强调政治属性。另一个是“国籍”问题。草表1的问题是“如果是外国公民，请填写国籍”，定表中改为“国籍”。按《填表须知》规定，苏联公民需填写“苏联”，外国公民需填写本国名称^⑤。显然，中央修改这两个问题的用意在于强化苏联公民对统一民族国家的认同。正如1936年宪法第21条所载，对苏联公民规定统一的联盟国籍。各加盟共和国的公民都是苏联公民^⑥。同样，添加“宗教”和“属于哪个社会集团”这两个问题也带有政治色彩。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的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确立。国家从1935年2月开始起草新宪法，宣布苏联已经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央是希望从这两个问题中获取苏联是无神论国家及阶级差别基本消失的答案，以此来证实苏联确实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从上述内容可以感知，中央确定表格问题的一个原则是“突出社会主义国家属性”。

定表欠缺科学性。表现之一是允许受访者凭借主观臆断做答。按照统计学要求，为避免得到虚假信息，统计时只能询问事实，绝不应该让受访者进行主观评价或者归类。定表中有4个问题出现这种情况。以“宗教”问题为例。它不是指受访者或他

^①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7 года: общие итоги. М.: РОССПЭН, 2007. С. 278–279.

^② Волков А. Г.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7 года: вымыслы и правила.

^③ Жиромская В. Б., Киселев И. Н., Поляков Ю. А. Полвека под грифом “секретно”: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7 года. М.: Наука, 1996. С. 11–12.

^④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7 года: общие итоги. С. 21.

^⑤ Там же. С. 277.

^⑥ 《苏联宪法》1936年版, <http://www.docin.com/p-486853102.html>

的亲属过去正式皈依的宗教信仰，而是目前的信仰情况。按照《填表须知》要求，受访者认为自己是无信仰者，填写“无信仰者”；认为自己是有信仰者，填写“有信仰者”，并指出具体宗教名称^①。该问题任由受访者自主认定类别，违背了统计学原理，是不科学的。尤其是结合 20 世纪 30 年代的政治形势，在“放弃对宗教进行有组织有系统的斗争就意味着纵容帮助阶级敌人”^②的宣传攻势下，谁愿意暴露自己真实的宗教信仰呢？“属于哪个社会集团”的问题也是如此。当工人和职员成为最有威望、最安全的社会身份时，谁愿意将自己定位为“非劳动者”呢？表现之二是没有界定重要概念。定表对于关键概念，如婚姻状况是否取决于登记、判定是否识字的标准等均没有清楚的解释。这也是违反统计学要求的，影响信息采集质量。表现之三是不利于获取丰富信息。草表 1 中有 6 个问题在定表中被简化^③。以“是否识字”为例。它在草表 1 中含有两个子问题，分别是“会读和写吗，或者仅会读，或者完全不识字”和“使用何种语言识字”。在定表中，该题目被简化为“是否识字”。按照《填表须知》的规定，受访者只需回答“是”或“否”即可^④。这个简略模糊的设问有助于提高识字率的百分比，却不能知晓识字程度和识字语言等细节。总之，定表对原有问题的简化处理，虽使得题目内容变得简洁易答，但得到的信息量却非常单调贫乏，这也是不科学的。

尽管定表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但组织者显然不能重新制定表格，他们只能尽量填补漏洞。针对定表中没有清楚解释的重要术语，《普查员工作守则》给予了明确界定。如在“婚否”这个问题上：对于未婚者，包括丧偶和离异者，填写“否”；对于已婚者，填写“是”；未登记婚姻完全等同于登记婚姻。对“是否识字”问题也做出规定：如果仅是会用某种语言读，哪怕非常慢，也填写“是”；仅仅会写自己的名字，却完全不会读，填写“否”。这样的明白分类使问卷者很容易对号入座，准确填写信息。面对设问简洁无法获取丰富信息的弊端，统计局制定和颁布了《关于准备和进行 1937 年全国人口普查的组织条例》，其中介绍了如何检验受访者的回答以及如何从答案中扩大信息量。为此目的还编撰了就业、宗教、主要民族、语言等详解词典。

但普查组织者们所能进行的修补是很有限的。对于明显有悖于科学的“宗教”问题，因为是斯大

林本人亲自添加的，虽然组织者一致认为难以得到真实答案，设置这个问题只能使普查工作复杂化，但他们的反对无效。“属于哪个社会集团”的问题也是这种情况，该问题在未来被宣布为苏联统计学的成就并在普查方案中保留至今^⑤。

三、联共（布）中央严惩人口普查负责人和责令重新普查

1937 年人口普查共动用了 120 万普查员，他们克服很多困难认真地开展了工作。果不出组织者所料，“宗教”问题在普查中引发了很多不快。许多人拒绝回答这个问题，父母对孩子施加压力，这些情况在中亚地区尤为突出。此外，还遇到用民族语言对“无信仰者”这个单词进行侮辱性翻译的情况。也有人散布谣言：“登记自己是有信仰者，可能被抓走”，还有传言说“将痛斥无信仰者”等^⑥。1937 年人口普查的完整结果是在 3 月份问世的。最重要的数据当然是苏联人口总数，结果是 1.62 亿。同 1926 年的 1.47 亿相比增加了 1500 万，年均增长率为 1%。横向对比，英国在 1927—1935 年年均增长率是 0.36%，德国 0.58%，法国 0.11%，美国在 1930—1934 年年均为 0.66%，意大利是 1.02%，日本是 1.37%^⑦。从这组数据可知，苏联在这一时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除逊于日本，与意大利持平外，已经超过许多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这些国家相比毫不逊色当然是引以为傲的成就，但联共（布）中央却怏怏不乐。因为按照年均 300 万的人口增长计算，11 年间人口应该增加 3300 万，如此算来，1.80 亿才是合格的数字，普查数据显然没有达标。不仅如此，最新统计结果竟然连三年前，也就是 1933 年末的 1.68 亿都没有超过，这可是斯大林在十七大上公开宣布的数据。除人口总数令中

^①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7 года: общие итоги. С. 277.

^② 李彩娟：《苏联在制定宗教政策方面的启示》，载《黑龙江史志鉴》2008 年第 24 期，第 33 页。

^③ 六个问题是年龄、是否识字、在哪里学习、在哪里研究、主要职业和婚龄问题。

^④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7 года: общие итоги. С. 277.

^⑤ Волков А.Г.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7 года: вымыслы и правда.

^⑥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7 года: общие итоги. С. 18.

^⑦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СССР (1937). Материал из Википедии-свободн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и. [https://ru.wikipedia.org/wiki/Перепись_населения_СССР_\(1937\)](https://ru.wikipedia.org/wiki/Перепись_населения_СССР_(1937)).

央不满外，普查结果也没能证明官方此前宣传的“人人识字”和“普遍无神论”口号，还暴露出年龄—性别的金字塔变形等问题^①。这样的普查结果，尤其是苏联人口总数击碎了官方的美丽梦想。新结果一旦昭示天下，无异于宣告此前中央对于人口形势的宣传是说大话，不仅抹黑官方尊严，还揭开了人口损失的伤疤。这当然是官方不愿看到更不愿承认的。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荣誉，务必要封锁普查信息，且必须找出普查工作的漏洞，使其承担未实现预期目标的罪责。

(一) 宣布普查工作存在“破坏者”并对其进行严惩

这次人口普查适逢大清洗的高潮时期。1936年8月19—24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进行公开审判；1937年1月23—30日，又对“托洛茨基平行总部”进行公开审判^②。在1937年2—3月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全会上，И.В.斯大林、Л.М.卡冈诺维奇、В.М.莫洛托夫和Н.И.叶若夫号召检举揭发“人民的敌人”，说“他们”在一切部门都存在^③。

于是，从1937年3月末起，中央国民经济统计局也开始在内部寻找“人民的敌人”了。第一批被逮捕的是人口和保健科副科长М.В.库尔曼、人口统计处处长О.А.克维特金、人口统计处副处长Л.С.布兰德以及交通和通信统计科副科长И.М.奥勒洛莫夫^④。5月末，中央国民经济统计局局长И.А.克拉瓦利也被逮捕。随后，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国民经济统计局的领导人和负责人都遭到了清洗^⑤。20世纪50—60年代，这些人都被平反了，但有些人已经死了。О.А.克维特金死于1937年，И.А.克拉瓦利死于1939年，Л.С.布兰德于1942年6月11日死于劳改营^⑥。

媒体是这样介绍他们的罪行的。《真理报》说，“人民的敌人”做这一切的目的是歪曲人口的真实数字。他们向普查员下达破坏性指示，导致大量公民没有得到统计^⑦。第一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是这样记载的：1937年1月6日进行了新一轮全苏人口普查。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敌人混入人口普查的领导队伍中，他们是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在国外情报机关的代理人，破坏性地组织了人口普查工作。

这些“人民的敌人”被定罪的主要罪状是向普查员下达“破坏性指示”，致使大量人口漏记。这

个“破坏性指示”是针对中央国民经济统计局下发的《普查员细则》和《普查员工作守则》而言的。因为《细则》和《守则》中都有这样一条规定：提前填写登记表时被登记，但1月6日5时至夜里不在现场的人口，包括死亡人口、从5时至夜里12时外出的人口等不能统计在内^⑧。乍一看，这一条显然与《填表须知》里“将现场人口和两类特殊人口都统计在内”的原则不一致，但实际上这种指责是片面的。因为在《普查员细则》中共计3次提醒普查员要对照《填表须知》的内容，弥补可能出现的漏记^⑨。《守则》中也强调了这一点^⑩。不仅如此，为防止漏查，统计局还极其重视复查工作。解密档案中有这样两份材料。一份是1937年1月11日И.А.克拉瓦利发往各地的电报，要求普查负责人和核查员将人口普查登记表与农村苏维埃的登记簿进行认真核对，复查未登记的人口，包括1月6日晚在现场的人口，漏记的人口和没有被刨除的人口。第二封电报是1月17日И.А.克拉瓦利发往67个地区的指示，若对普查资料的正确性存有丝毫疑问，都要走遍所有院落仔细检查^⑪。可见，普查负责人不仅没有向普查员下达“破坏性指示”，还建设性地提示工作人员细致查漏补缺，以保证普查数据的准确性。

但普查结果没有达标的罪状已经使这些过程性工作变得微不足道。为了保住社会主义制度的声誉，中央必须抓住这个大把柄，将得出不理想数据的原因归咎于“人民的敌人”违背了中央下发的《填表须知》要求，漏记了大量人口造成的。

(二) 封存普查资料

1937年6月21日，各地区统计机构收到了来

^①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7 года: общие итоги. С. 22.

^②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第324、326页。

^③ Волков А. Г.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7 года: вымыслы и правда.

^④ Там же.

^⑤ Там же.

^⑥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А. Г. Волков.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в СССР. С. 203.

^⑦ Волков А. Г.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7 года: вымыслы и правда.

^⑧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7 года: общие итоги. С. 279.

^⑨ Бланки и пособия для счетчика в городских поселениях. М., 1936. С. 8—9. См.: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7 г. краткие итоги. М.: 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АН СССР, 1991. С. 210.

^⑩ Волков А. Г.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7 года: вымыслы и правда.

^⑪ Там же.

自中央国民经济统计局副局长 A.C. 波波夫的指示信，内容是关于上交和保存人口普查全部辅助资料的程序。所有的资料，包括表格、居民点的花名册、关于人口数量的电报和信函、第五次抽样调查结果等，均要移交给中央国民经济统计局的特殊部门保管^①。7月5日，中央国民经济统计局向三个计算机站发布第654号秘密指示，要求改变汇报制度并提高资料保存的密级^②。就这样，所有的统计材料都被封存起来。1990年，此次人口普查的少量材料被刊登在《社会学研究》和《统计学年鉴》杂志上^③。1991年，在俄罗斯档案专家和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所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尘封半个多世纪的统计资料才以摘要的形式公布于众^④。

（三）责令重新普查

1937年9月25日，苏联人民委员会讨论了此次人口普查的组织工作、方法论和统计结果。在次日颁布的决议中说：中央国民经济统计局进行的人口普查，粗暴破坏了统计学基本原理，也违背了政府制定的《填表须知》。基于此，苏联人民委员会承认普查的准备工作不令人满意、普查资料残缺不全，责令中央国民经济统计局在1939年1月重新进行普查^⑤。决议对1937年的人口普查工作持全盘否定和严厉批评态度。因为漏记了人口，普查资料也成为“残缺不全”的了。自然，统计结果不足为信，必须重新普查。

判断中央对普查工作的定论是否公允，涉及一个核心问题，即这次普查到底漏记了多少人口？对此，人口统计学专家开展了多次评估。第一次是И.А.克拉瓦利在1937年1月进行的，认为统计误差在0.4%—0.5%^⑥。1937年3月末，M.B.库尔曼的估算证实，平均误差为0.5%—0.6%，也就是100万人^⑦。B.H.斯塔罗夫斯基在1964年的评价结果是误差为1.2%，也就是200万人^⑧。1972年，Ф.Д.利夫希茨的估量结果是普查漏掉了0.3%，也就是45万人^⑨。在当代，Е.М.安德烈耶夫、Л.Е.达尔斯基和Т.Л.哈尔科娃再一次进行了评定，认为误差是0.4%，也就是70万人^⑩。由以上数据可知，五次评估结果中有四次是非常接近的，据此可以判断普查的误差在0.3%—0.6%之间。这个误差属于统计学允许的范围，且没有超过以往普查的同类指标^⑪。难怪所有研究者都一致认为，1937年的普查结果是准确的。

既然普查结果是得到业内人士认可的，那么，

其与官方估算数据之间巨大的差异又是怎样造成的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官方估计的数字太过乐观。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在党的八大讲话中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原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某些工作人员……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苏联人口每年的增长额应当是300万—400万，甚至更多。这也是一种幻想，甚至比幻想更坏。”^⑫追究夸张数字产生的渠道，主要是通过对死亡人口隐而少报得来的，而这样做的目的又是出于为社会主义国家“扬长避短”的政治需要。首先是要掩盖大饥荒和大清洗造成的大人口损失。其次是为了证明社会主义国家人口迅速增长规律的正确性。此外，夸大人口数量还可能出自经济目的。据学者伊万诺夫推测，地方政府希望借此从中央获得更多的资金和粮食。由此可见，对于政府部门来讲，人口统计数据已经不再是反映社会进程的一面镜子，而是宣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工具。所有揭示现实或者不符合路线的信息都被精心掩盖了^⑬。

通过对联共（布）中央参与1937年人口普查全过程的描述，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937年的人口普查是一场为实现中央的乐观人口愿景而进行的政治行动，因此，普查结果必须要与此前官方估算的数据相吻合，必须要能印证社会主义人口递增规律的正确性，才会被中央接受和认可。在这个逻辑之下，当真实反映20世纪30年代苏联人口状况的普查结果没能胜任这一使命时，逮捕普查负责人、封存统计资料和下令重新普查就成为“忤逆中央心愿”的必然结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验证1937年统计结果“歪曲了事实”而于1939年再次进行的普查，几乎完全颠覆了1937年的普查方案：普查时段大大延长，不采用一日登记法，对现场人

^① Материал из Википедии-свободн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и.

^② Там же.

^③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7 г. краткие итоги. С.20.

^④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7 года: общие итоги. С.22.

^⑤ Правда.1937.26 сент.См.: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7 г. краткие итоги. С.227.

^⑥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7 года: общие итоги. С.23.

^⑦ РГАЭ.Ф.1562.Оп.329.Д.107.Л.94. См.: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7 года: общие итоги. С.22.

^⑧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7 года: общие итоги. С.22.

^⑨ Там же.С.23.

^⑩ Там же.С.23.

^⑪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7 г. краткие итоги. С. 20.

^⑫ 《斯大林全集》第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52页。

^⑬ Волков А. Г.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7 года: вымыслы и правда.

口、常住人口和临时外出人口都进行了统计，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登记，在普查表中删除了宗教问题。因普查方法和时间安排的科学合理，普查员的数量也由1937年的120万减少到40万—45万^①。这一次的普查结果有所长进，苏联人口总数为1.70亿^②，比13年前，也就是1926年多出2300万人口。尽管如此，这个数据也还是无法论证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正确性，却再次证明了官方估算数据的夸张和20世纪30年代的人口浩劫。如果说在1937年9月宣布重新进行普查时，斯大林还对人口递增规律心存幻想的话，两年后得出的这个仍不理想的数让斯大林的美丽梦幻彻底破灭了，他只能面对现

实。于是就有了斯大林在1939年批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那番话，人口普查的后果也因之发生戏剧性反转：普查结果被认为是正确的，符合政府的指示和统计学的要求。苏联人民委员会宣布感谢1939年人口普查的工作人员。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对80名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央国民经济统计局优秀工作者予以表彰和奖励^③。

(责任编辑 李淑华)

①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7 года: общие итоги. С. 10.

② В человеческом измерении. М., Прогресс, 1989. С. 331.

③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А. Г. Волков.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в СССР. С. 200.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All-Union Communist Party (Bolsheviks) and The Census of the Soviet Union in 1937

Zhang Dan

Abstract: The national census in 1937 was the unique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Before the census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All-Union Communist Party (Bolsheviks) census made an optimistic forecast of demographic situ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ideal goal,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All-Union Communist Party (Bolsheviks) positively intervened census preparation work. However, the census results let central committee down. Soon, head of the census was arrested, survey data was sealed and the order for re-census was issued. Another census, which was carried out again in 1939, aims to demonstrate the distortions of the census in 1937. Unfortunately, new census still fallen short of Central Committee's expectations instead confirmed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census in 1937.

Keywords: All-Union Communist Party (Bolsheviks); demographic survey; census of population

ЦК ВКП(б) и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7 года

Чжан Дань

【Аннотация】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7 года стала уникальным событием в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й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До проведения переписи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ВКП(б) представило оптимистичные прогнозы в отношении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стране. Для достижения идеальных результатов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 партии активно вмешивался в работу комиссии по подготовке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Полученные в ходе всеобще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езультаты, раскрывающие подлинную обстановку, привели к серьезному подрыву репутации ЦК ВКП(б). Неизбежным выводом стали аресты лиц,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х з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переписи, опечатывались документы, было дано указание провести нов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роведенная в 1939 году повтор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призванная показать искажения данных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1937 года, хотя и не достигла ожиданий ЦК, однако подтвердила достоверность данных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1937 год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ВКП(б);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е за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лица;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